

丁集二 宋

舊小

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

舊小說

丁集 宋

泊宅編

方 勺

馮當世

馮當世。未第時。客餘杭縣。爲官逋拘窘。計無所出。悶題小詩於所寓寺壁。一胥魁范生見之。爲白縣令。丐寬假。令疑胥受賂游說。胥云。馮秀才甚貧。但見所留詩。他日必貴顯。因誦其詩。令遽釋之。詩云。韓信棲遲項羽窮。手提長劍喝西風。可憐四海蒼生眼。不識男兒未濟中。

渠來

虞經臣策。元祐五年。作監察御史。是時察官亦許言事。尋擢侍御史。不歷殿院。至紹聖改元。移起居郎。明年。遂爲給事中。初入臺。值都城開渠。忽有異犬自渠中出。直入其家。馴服若素畜養者。家人輩愛之。名曰渠來。但無事。惟喜睡。或亂毀簾幃窗牖之類。則經臣必有遷改錫資之慶。自爾每遇慶事。則贈以肉一觔。渠來必歡喜跳躍。然後食之。以爲常。凡數年。經臣卒前一夕。渠來死。

明州僧

明州有僧。佯狂。頗言人災福。時號癡僧。睦州王君儀。才弱冠。寓陸農師門下。力學攻文。銳意應舉。至忘寢食。一日。癡僧來托宿。陸公曰。王秀才雖設榻。不曾睡。可就歇息。明日。僧夙興。見君儀。猶狹策窗下。睥睨而言。若要官。須四十九歲。君儀聞之。頗不懌。其後累應舉。盡不偶。直至四十八歲。又夢癡僧笑而謂曰。明年做官矣。是時。癡僧遷化已久。而來年又非唱第之年。君儀頗惻然。歲暮。一新陸公入預大政。既對首薦。君儀遂除湖州學教授。君儀嘗謂予云。欲游四明。求師遺事。爲作傳以報之。而未能也。

范迪簡

范迪簡。南劍州人。起白屋。官至卿監。年八十餘。諸子自峒峒以下。皆登科顯官。近世享福。殆少其比。其居地名黯淡灘。初買宅。或云。其中有怪。不可買。試使健僕宿其堂。廡伺之。但見一物。人首而蛇身。往來其間。不甚畏人。諸僕遂謀以布被兜之。急縛就烹。一夕而盡。其怪遂絕。或云。此喪門也。

蔡卞子

樞密蔡公卞。只一子。名仍。今爲顯謨閣待制。初公出師五羊。道由無錫縣。挈家遊惠山。時邑人楊生與數僧閑步佛殿。聞公來。戲謂諸僧曰。蔡侍郎無子。吾與之爲子矣。公至廣之明年。生仍不久。移知會稽。遂還朝。仍已三歲。途次無錫。悟前生之爲楊生。因召楊生二子曰陟曰昇者。問其父死之日。乃仍生之時。然二日後復問。仍以夙昔事。輒憤然不能言矣。蔡楊至今往來如姻眷。奏陟將仕郎。

舒王

舒王一日與葉濤坐蔣山。本府一牙校來參。公問來意。其人乞屏左右。言昨夕夢至陰府。見待制帶鐵枷良苦。令某白相公。意望有所薦拔。某恐相公不信。遲疑間。待制云。但說某時某處所議之事。今坐此備受慘毒。公悟其事。不覺大慟。公既薨。有武弁死而復甦。言王氏父子皆鐵枷竊問何罪。曰緣曾議復肉刑。致此。乃與前校之夢略同。今士大夫往往皆知之。

林毅

從事郎林毅。本閩人。寄居姑蘇。往歲權知錢塘縣。值睦寇作。棄官逃避。得罪投閑。宣和六年。旣敍復。將赴調。忽夢黃衣吏持文書一卷。列十人姓名。林在其中。謂林曰。召公等作鄮都使者。請書知林視餘人。往往相識。而俱未書名。乃語俟九人皆僉字。然後及我。吏曰。諾。月餘。又夢如前。而九人皆已書押。林遂書之。他日以告所親。咸竊憂之。相次所謂九人者。已二三死矣。林不以爲異。方治任西游。至泗州卒。從政郎任楫初聞林說。戲曰。公果作使者。幸一顧我。林卒未久。任亦殂。謝。

幽崑院

福州近郊幽崑院。資產甚盛。有大麵牀。號千人麵牀。君謨作帥。因聖節宴犒。遣人舁置使廚。久之。院僧禱護伽藍。春會動。無麵牀。何以聚衆。施利不至。神亦何依。一夕。公獨坐便齋。聞啾聲。不見形。問何人。神對幽崑院每歲特春會。以贍衆。願請麵牀。以歸。公領之。明日。公庫半夜失麵牀。公令問幽崑。果已還院。郡人莫不異之。

朱曉容

朱正夫臨年未四十。以大理寺丞致仕。居吳興城。迺取

訓詞中仰而高風之語。作仰高亭於城上。常杜門謝客。忽一日。浮屠朱曉容自京師來謁。公欣然接之。是時二子行中久中秋試不利。皆在侍下。公強使冠帶而出。容一見行中。驚起賀曰。後舉狀元也。睥睨久之。徑辭去。公留之不可。問以何適。容曰。老僧自此不復更閱人。便往杭州六和寺。求一小室。閒坐以待科場開。乃西游爾。公初未之信。後三年春。久中薄游會稽。謀赴舉之資。潮船絕江。暮至六和。才泊岸。見容在寺門遙揖。久中歸與之。欸因叩伯仲行期。久中告之。師曰。某是月亦當離杭矣。久中至家道之。公笑且怪其任術之篤如此。是秋至京師。二朱舍開寶塔寺。容寓智海禪刹。相次行中預薦明年省闈優等。惟殿試病作。不能執筆。是時王氏之學士人未多得。時行中獨記其詩義最詳。因信筆寫以答。所問極不如意。卷上日方午。遂經御覽。神宗良愛之。行中不知也。日與同舍蔡冲允。丁葆光圍棋。每拈子欲下。必罵曰。賊秃。蓋恨容許之誤也。未唱名前數日。有士人通謁行中。方棋邊使人却之。須臾謁者又至。且云見朱先輩行中。叱其僕曰。此必有下第舉人欲丐出關之資。吾

損悶中。誰能見之。然士人立於門。不肯去。冲允曰。事不可知。何惜一見。行中乃出。延之坐。不暇寒溫。揖行中起。附耳而語曰。乃梁御藥門客。御藥特令奉報。足下卷子。上已置在魁等。他日幸相記。行中唯唯而入。再執棋子。手輒顛。緣寵辱交戰。不能自持。冲允覺而叩之。具述士人之言。冲允曰。曾詢梁氏所居否。曰不曾。或曰在州西急貨馬僧。往欲審其事。至梁門。日已曠度。不能返。遂復歸。而行中念容獨往智海宿。容聞其來。迎門握手曰。非晚唱名。何爲來見。老僧必是得消息來。行中曰。久不相見。略來問訊。爾師曰。胡不實告我。馮當世未唱名時。氣象亦如此。行中知不可欺。因道梁氏之事。師喜甚。爲開樽設具。且曰。吾奉許固有素。只有一人未見。爾當爲邀來同飲。仍戒曰。此人藍縷。不可倨見。亦不得發問。問則彼行矣。燭至。師引寺廊一丐者入。見行中不甚爲禮。便據上坐。相與飲酒。斗餘不交一談。師徐曰。此子當唱名時。先生能一留目否。丐者曰。爾曰何。師曰。已定他冠多士。丐者擺頭曰。第二人。躡行中足。使起。密徵其意。但曰。偶數多。更無他語。遂罷去。明日。飯罷。率行中寺庭閑步。

出門遙見余行老亦入寺。師不覺拊髀驚謂行中曰：始吾見子，以爲天下之美盡此矣。不知乃有此人。行中曰：此常州小余也。某識之何遽及是？師曰：子正怕此人。昨日聞偶多之說，今又覩此人，茲事可知矣。及聽臚行老果第一行中次之。行中解褐，往謝師。師勞之曰：子誠福人。今日日辰以法推之，魁天下者官不顯，子至侍從。其後余止館職，知湖州卒。行老名中服，行中至中書舍人。

胡宗愈夫人丁氏

尙書右丞胡宗愈夫人丁氏。司封員外郎宗臣之女。自幼穎慧，無所不能。其善相人，蓋出天性。在西府時，常於窗隙遙見蔡丞相確，謂右丞曰：蔡相全似盧多遜，或以盧蔡肥瘠色貌不同詰之。丁氏曰：吾雖不及見盧，但常一觀其畫像，與今丞相神彩相似爾。後蔡果南竄，又戶部尙書李常徐老龍尹成都塗中貽右丞書，丁氏一見其字畫，驚曰：此人身筆已倒不久數盡，須病咽喉而死。李公行次鳳翔中毒而卒。如此之類不一。初司封有楊妃數美人眞挂後堂。丁氏年未笄，每晨輿省問尊親了。

必戲道諸妃萬福。一日潘妃忽答云：夫人萬福。家人輩大怪之，欲毀其眞，惟其叔寶臣令勿毀。此女他日未可量也。鄉人多能道其事。

開窗括異志

魯應龍

金山忠烈王

金山忠烈王，漢博陸侯，姓霍氏。吳孫權時，一日致疾，黃門小豎附語曰：國主封界華亭谷西南，有金山鹹塘湖，爲民害。民將魚鯨食之，非人力能防。金山故海鹽縣，一旦陷沒爲湖，無大神護也。臣漢之功臣霍某也。部黨有力能鎮之，可立廟於山。吳王乃立廟，建炎間，建行宮於當湖，賜名顯應，尤著。鄉民祈禱輒應。鄒下錢侯尤爲靈著。王以四月十八誕辰，浙之東西商賈舟楫朝獻踵至。自入四月至中旬末一市爲之鼎沸。聞有設祭於松柏間，祀其先亡，慟哭而反，謂之小嶽廟。廟中鐵鑄四聖由海而來，至今見存。

三姑廟

華亭縣北七十里，有澱湖。山上有三姑廟，每歲湖中羣蛟競鬪，水爲沸騰，獨不入廟中。神極靈異，寺僧藉其力。

以給齋粥。水陸尤感應。向年有漁舟。鑿湖口。忽見一婦人附舟。云欲到澱山寺。及抵岸。婦人直入寺去。舟中止遺一履。漁人執此履以往索渡錢。寺僧甚訝之。曰。此必三姑顯靈。因相隨至殿中。果見左足無履。坐傍百錢在焉。遂授漁人而去。嘉禾百詠云。神居陰陽護。尋覓捍洪波。莫慮蛟龍怒。年來畏叱呵。

嘉興貢院

嘉興貢院。元是州學。今有採芹橋。泮水之舊規在焉。後遷學於鳳池坊。此地遂爲貢院。每舉終場。幾二千人。荷笈而進者。隨子弟而入者。幾及萬餘人。然西廊之第三間極北。舉子常有爲魅所憑。而至死者。或如貓而過。或如婦人。每一發喊。則妖氣愈盛。是以分案於其間者。多不欲就。前後所死。非一。兵卒之宿於廊廡。往往夜見鬼物。甚至驚魘不醒。遂弗可救。丙午歲。將赴舉。監試官忽夢有人自稱貢院將軍。云我死於此地。今得爲神。每舉子死於場屋者。皆我輩爲之。可立廟於西北隅。事我。則免。於是明言於府。以立祠焉。由是兩舉稍安。士人之就試者。莫不先期備金錢。禱以求陰庇。或云此地元爲勘

院。徐明之亂。多鞠死於此。故遇呼喊三聲。則出矣。

東軒筆錄

魏泰

王欽若

真宗次澶淵。一日語萊公曰。今虜騎未退。而天雄軍截在賊後。萬一陷沒。則河朔皆虜境也。何人可爲朕守。魏萊公曰。當此之際。無方略可展。古人有言。知將不如福將。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。福祿未艾。宜可爲守。於是即時進熟勅。退召王公於行府。諭以上意。授勅俾行。王公茫然自失。未及言。萊公遽曰。主上親征。非臣子辟難之日。參政爲國柄。臣當體此意。驛騎已集。仍放朝辭。便宜即途身乃安也。遽酌大白飲之。命曰。上馬。孟王公驚懼不敢辭。飲訖。拜別。萊公答拜。且曰。參政勉之。迴日卽爲同列也。王公馳騎入天雄。方戍虜滿野。無以爲計。但屯塞四門。終日危坐。越七日。虜騎退。召爲中書門下平章事。集賢殿大學士。如萊公之言也。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。故萊公因事出之。以成勝敵之勳耳。

馮拯

馮拯之父。爲中令趙普家內知。內知蓋勾當本宅事者。

也。一日中令下簾獨坐。拯方十餘歲。彈雀於簾前。中令熟視之。召坐與語。其父遽至。惶恐謝過。中令曰。吾視汝之子。乃至貴人也。因指其所坐榻曰。此子他日當至吾位。馮後相眞宗仁宗位至侍中。

王克正女

王克正仕江南。歷貴官。歸本朝。直舍人院。及死。無子。其家修佛事爲道場。唯一女十餘歲。縵經跪爐於像前。會陳搏入弔。出語人曰。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。但觀其捧爐手相甚貴。若是男子。當白衣入翰林。女子嫁卽爲國夫人矣。後數年。陳晉公恕爲參知政事。一日便坐。奏事太宗。從容問曰。卿娶誰氏。有幾子。晉公對曰。臣無妻。今有二子。太宗曰。王克正江南舊族。身後唯一女。頗聞令淑。朕甚念之。卿可作配。晉公辭以年高不願娶。太宗敦諭再三。晉公不敢辭。遂納爲室。不數日。封郡夫人。如陳之相也。

鞠詠

鞠詠爲進士。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。及王公知杭州。詠擢第。釋褐爲大理評事。知杭州仁和縣。將之官。先以書

及所作詩寄王公。以謝平昔獎進。今復爲吏。得以文字相樂之意。王公不答。及至任。略不加禮。課其職事甚急。鞠大失所望。於是不復冀其相知。而專修吏幹矣。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。首以詠薦。人或問其故。答曰。鞠詠之才。不患不達。所憂者氣峻而驕。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。鞠問之。始以王公爲眞相知也。

張文定公

張文定公齊賢。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。一日家宴。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。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。爾後文定三爲宰相。門下廝役往往皆得班行。而此奴竟不需祿。奴乘間再拜而告曰。某事相公最久。凡後於某者。皆得官矣。相公獨遺某何也。因泣下不止。文定憫然語曰。我欲不言。爾乃怨我。爾憶江南日。盜吾銀器數事乎。我懷之三十年。不以告人。雖爾亦不知也。吾備位宰相。進退百官。志在激濁揚清。安敢以盜賊薦耶。念汝事我久。今與汝錢三百千。汝其去。吾門下自擇所安。蓋吾旣發汝平昔之事。汝宜有愧於吾。而不可復留也。奴震駭泣拜而去。

李太后

李太后始入掖廷。纔十餘歲。唯有一弟七歲。太后臨別。手結絲盤囊與之。拍其背泣曰。汝雖淪落。頗沛。不可棄此囊。異時我若遭遇。必訪汝。以此爲物色也。言訖。不勝嗚咽而去。後其弟傭於鑿紙錢家。然常以囊懸於胸臆間。未嘗斯須去身也。一日苦下痢。勢將不救。爲紙家棄於道左。有入內院子者。見而憐之。收養於家。怪其衣服百結。而胸懸盤囊。因問之。具以告。院子者怒然驚異。蓋嘗受旨於太后。令物色訪其弟也。復問其姓氏。小字世系甚悉。遂解其囊。明日持入示太后。及具道本末。是時太后封宸妃。時真宗已生。仁宗皇帝矣。聞之悲喜。遽以其事白真宗。遂官之爲右班殿直。卽所謂李用和也。及仁宗立。太后上仙。諡曰章懿。召用和擢以顯官。後至殿前都指揮使。領節鉞。贈隴西郡王。世所謂李國舅者是也。

楊景宗

楊景宗卽章睿太后弟也。太后旣入掖廷。景宗無賴。以罪隸軍營務。黥墨其面。至無見膚。真宗幸玉清昭應宮。

將還內。而六宮皆乘金車。迎駕於道上。景宗以役卒立御溝之外。太后車中指景宗。令問其姓氏。骨肉。景宗具以實對。太后泣於車中。景宗唯知其女兄在掖廷。疑其是也。遽呼太后小字及行第。太后大哭曰。乃吾弟也。卽日上言。官之以右班殿直。後至觀察留守。後景宗旣在仕。遂用藥去其黥痕。無芥粟存者。旣貴。而肥皙如玉。性恣橫。好以木撾擊人。世謂之楊骨槌云。始丁晉公作相。造宅於保康門外。景宗時以役夫荷土築地。及晉公事敗。籍沒入官。晚年以宅賜景宗。其正寢乃向日荷土所築之地也。世歎異之。

丁謂

丁晉公旣投朱崖。幾十年。天聖末。明肅太后上仙。仁宗獨覽萬機。當時讎敵多不在要地。晉公乃草一表。極言策立之功。辨皇堂誣構之事。言甚哀切。自以無緣上達。乃外封題云。啟上昭文相公。是時王冀公欽若執政。丁自海外遣家奴持此啓入京。戒云。須俟王公見客日。方得當面投納。其奴如戒。冀公得之。驚不敢啟。封達以上。聞仁宗拆表讀。而憐之。乃命移道州司馬。晉公有詩數

首略曰。君心應念前朝老。十載漂流若斷蓬。又曰。九萬里鵬容出海。一千年鶴許歸遼。且作瀟湘江上客。敢言瞻望紫宸朝。天下之人疑其復用矣。穆修聞道州之徙。作詩曰。却訝有虞刑政失。四凶何事亦量移。謂失人心如此。

錢文僖公

錢文僖公惟演。生貴家。而文雅樂善。出天性。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。時通判謝絳。掌書記尹洙。留府推官歐陽修。皆一時文士。遊宴吟詠。未嘗不同。洛下多水竹奇花。凡園囿之勝。無不到者。有郭延卿者。居水南。少與張文定公。呂文穆公。遊。累舉不第。以文行稱於鄉閭。張呂相繼作相。更薦之。得職官。然延卿亦未嘗出仕。葺幽亭藝花。足迹不及城市。至是年八十餘矣。一日。文僖率僚屬往遊。去其居一里外。卽屏騎從。腰輿張蓋而訪之。不以告名氏。洛下士族多過客衆。延卿未始出。蓋莫知其何人也。但欣然相接。道服對談而已。數公疎爽闔朗。天下之選。延卿笑曰。陋居罕有過從。而平日所接之人。亦無若數君者。老夫甚愜。願少留。對花小酌也。於是以陶罇

果藪而進。文僖愛其野逸。爲引滿不辭。旣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。延卿徐曰。公等何官。而從吏之多也。尹洙指而告曰。留守相公也。延卿笑曰。不圖相國肯顧野人。遂相與大笑。又曰。尙能飲否。文僖欣然從之。又數盃。延客之禮數。盃盤無少加於前。而談笑自若。日入辭去。延卿送之門。顧曰。老病不能造謝。希勿訝也。文僖登車。茫然自失。翊日語僚屬曰。此真隱者也。彼視富貴爲何等物耶。歎息累日不止。

范文正公

范文正公仲淹。少貧悴。依睢陽朱氏家。常與一術者遊。會術者病篤。使人呼文正而告曰。吾善煉水銀爲白金。吾兒幼。不足以付。今以付子。卽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觔。封誌納文正懷中。文正方辭避。而術者已絕。後十餘年。文正爲諫官。術者之子長。呼而告之曰。而父有神術。昔之死也。以汝尙幼。故俾我收之。今汝成立。當以還汝。出其方。并白金授之。封識宛然。

狄青

狄青之征儂智高也。自過桂林。卽以辨色時先鋒行。先

鋒旣行。青乃出帳。受衙罷。命諸將坐。飲酒一卮。小餐。然後中軍行。率以爲常。及頓軍崑崙關下。朔日將度關。辰起。諸將張立甚久。而青尙未坐。殆至日高。親吏疑之。遽入帳周視。則不知青所在。諸將方相顧驚。但俄有軍候至。曰。宣徽傳語諸官。請過關喫食。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度關矣。

歐陽文忠

歐陽文忠公修。自言初移滑州。到任。會朱子京曰。有某大官。頗愛子文。倩我求之。文忠遂授以近著十篇。又月餘。子京告曰。某大官得子文。讀而不甚愛。曰。何爲文格之退也。文忠笑而不答。旣而文忠爲知制誥。人或傳有某大官。極稱一邱良孫之文章。文忠使人訪之。乃前日所授十篇。良孫盜爲己文。以贊而稱美之者。卽昔日子京所示之某大官也。文忠不欲斥其名。但大笑而已。未幾。文忠出爲河北都轉運使。見邱報。邱良孫以獻文字召試拜官。心頗疑之。及將所獻。乃令狐挺平日所著之兵論也。文忠益歎駭。異時爲侍從。因爲仁宗道其事。仁宗駭怒。欲奪良孫之官。文忠曰。此乃朝廷已行之命。但

當日失於審詳。若追奪之。則所失又多也。仁宗以爲然。但發策者久之。

王安國

王安國性亮直。嫉惡太甚。王荊公初爲參知政事。閒日因閱讀晏元獻公小詞。而笑曰。爲宰相而作小詞。可乎。平甫曰。彼亦偶然自喜。而爲爾。顧其事業。豈止如是耶。時呂惠卿爲館職。亦在坐。遽曰。爲政必先放鄭聲。況自爲之乎。平甫正色曰。放鄭聲。不若遠佞人也。呂大以爲議已自是。尤與平甫相失也。

靈芝宮

王安國熙寧六年冬。直宿崇文院。夢有邀之至海上。見海中宮殿甚盛。其中樂作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。題其宮曰靈芝宮。邀平甫者。欲與之俱往。有人在宮側。隔水止之曰。時未至。且令去。他日迎之。至此。平甫恍然夢覺。禁中已鳴鐘矣。平甫頗自負其不凡。爲詩紀之曰。萬頃波濤木葉飛。笙簫宮殿號靈芝。揮毫不是人間世。長樂鐘來夢覺時。後四年。平甫卒。其家哭訃之曰。君常夢往靈芝宮。其果然乎。當以兆告我。是夕暮奠。若有音聲接於

人者。其家復哭。以錢卜之曰。往靈芝宮。其果然乎。卜曰。然。又三年。太常寺會阜。夢與平甫會。因弔之曰。平甫不幸早世。今所處良苦。如何。但見平甫笑不止。傍一人曰。平甫已列僊官矣。其樂非塵世比也。阜方喜甚而寤。

余中

進士及第。後例期集一月。其醺罰錢。奏宴局什物。皆請同年分掌。又選最年少者二人。爲探花使。賦詩。世謂之探花郎。自唐已來。勝勝有之。熙寧中。吳人余中。爲狀元。首乞罷期集。廢宴席。探花以厚風俗。執政從之。旣而擢中爲國子監直講。以爲斯人真可以厚風俗矣。未幾。坐受舉人賄賂而升名第。事下御史府。至荷校參對。獄具。停廢熙寧執政者。力欲致風俗之厚。士人多爲不情之事。以希合。故中以探花爲敗風俗。而身抵昧墨之罪。此不情之甚者也。

陳繹

陳繹晚爲敦朴之狀。時爲之熟熟顏回。熙寧中。台州推官孔文仲。舉制科。庭試對策。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。執政惡而黜之。繹時爲翰林學士。語於衆曰。文仲狂躁。

真杜園賈誼也。王平甫笑曰。杜園賈誼。可對熟熟顏回。合坐大噱。繹有慙色。杜園熟熟。皆當時鄙語。

呂惠卿

熙寧八年。呂惠卿爲參知政事。權傾天下。時元參政絳。爲翰林學士。判羣牧。常問三命僧化。成曰。呂參政早晚。爲相化成。呂給事爲參政。譬如草屋上置鴟吻耳。元曰。然則其不安乎。成曰。其黜免可立而待也。是時春方半。元曰。事應在何時有消息。成曰。在今年五月十七日。元憮然不測。亦潛紀之。旣而呂權日盛。臺諫噤口。無敢指議之者。會五月十七日。元退朝。因語府界提舉蔡確曰。化成言呂參政禍在今日。真漫浪之語也。二公相視而笑。遂同還羣牧。促召成而謂之。成曰。言必無失。姑且俟之。二公愈笑其術之非。旣而化成告去。蔡亦上馬。是時曾待制孝寬。同判羣牧。薄晚來過廳。方卽坐。元因訪今日有何事。曾曰。但聞御史蔡承禧入劄子。不知言何等事者也。語未已。內探報今日蔡察院言呂參政兄弟。元聞之大駭。乃以化成之言告曾。曾公旣而呂罷政事實。始此日也。

王荆公

王荆公之次子名雱。爲太常寺太祝。素有心疾。娶同郡龐氏女爲妻。逾年生一子。雱以貌不類己。百計欲殺之。竟以悖死。又與其妻日相鬪鬩。荆公知其子失心。其婦無罪。欲離異之。則恐其誤被惡聲。遂與擇壻而嫁之。是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。荆公之門人也。取魏氏女爲妻。少悍。叔獻死而幃薄不肅。荆公奏逐魏氏婦歸本家。京師有諺語曰。王太祝生前嫁婦。侯工部死後休妻。

王永年

有王永年者。娶宗室女。得右班殿直。監汝州稅。時竇卞通判汝州。與之接熟。爾後卞知深州。永年復爲州監押。益相親暱。遂至通家。旣而卞在京師。永年求監金曜門書庫。卞爲干提舉監司楊繪。繪遂薦之。永年常置酒延卞繪於私室。出其妻間坐。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飲卞。繪謂之曰。白玉蓮花盃。其褻狎至是。後永年盜賣庫書事發。下獄。永年引卞繪嘗受其饋送。及嘗納職貝於兩家。方窮治未竟。而永年死獄中。朝議有兩制交通匪人。至爲姦利。落繪翰林學士知制誥。降爲荆南副使。落卞待

制。降監舒州靈應觀。明年卞卒於貶所。繪性少真。無檢操。居荆南。日事遊宴。往往與小人接。一日出家妓延客夜飲。有選人胡師文預會。師文本鄂州豪民子。及第爲荆南府學教授。尤少士檢。半醉狎侮繪之家妓。無所不至。繪妻自屏後窺之。大以爲恥。叱妓入撻於屏後。師文離席。排繪使呼妓出。繪媿於其妻。遽欲徹席。師文狂怒。奮拳毆繪。賴衆客救之。幾至委頓。近臣不自重。至爲小人凌暴。士論尤鄙之。

發塚盜

壽州張侍中撫州晏丞相俱葬陽翟。地相去數里有發塚盜。先築室於二塚之間。自其家竅穴以通其隧道。始發張墓。得金寶珠玉甚多。遂完其棺槨。以揜覆其穴。次發晏公墓。若有猛獸嗥吼。盜甚懼。遽出呼其徒。一人同入。又聞兵甲鼓噪之聲。盜益懼。又呼一人同之。則寂然無響。三盜笑曰。丞相之神盡於是矣。及穿槨。槨中唯木胎金裹。有供設之器。皆陶甓爲之。又破其棺。棺中唯木胎金裹。帶一條。金無數兩。餘皆衣服腐朽如塵矣。盜失望而恚。遂以刀斧摩碎其骨而出。旣而貨張墓金孟於市。爲人

擒之。遂伏罪。及言其事。世謂均破塚。而張以厚葬完軀。晏以薄葬碎骨。事有不可知如此者。

陳絳

明肅太后臨朝。一日問宰相曰。福州陳絳。賊污狼籍。卿等聞否。王沂公對曰。亦頗聞之。太后曰。既聞而不劾。何也。沂公曰。方外之事。須本路監司發摘。不然臺諫有言。中書方可施行。今事自中出。萬一傳聞不實。卽所損又大也。太后曰。速選有風力更事。任一人爲福建路轉運使。二相稟旨而退。至中書。沂公曰。陳絳猾吏也。非王耿不足以擒之。立命進熟勅。呂許公俯首曰。王耿亦可惜也。沂公不喻。時耿爲侍御史。遂以轉運使。耿拜命之次。日有福建路衙校。拜於馬首。云押進奉蒞支到京。耿偶問其道。路山川風候。而其校應對詳明。動合意旨。耿遂密訪絳所爲。校輒泣曰。福州之人。以爲終世不見天日也。豈料端公賜問。然某尤爲絳所苦者也。遂條陳數十事。皆不法之極。耿大喜。遂留校於行臺。俾之幹事。耿子不肖。私納校玳瑁器皿。洎至閩中。耿盡發校所言之事。旣置詔獄。事皆不實。而校遽首常納禁器於耿子。事聞

太后大怒。下耿吏獄。具譴耿淮南副使。皆如許公之料也。

劉攽

劉攽博學有俊才。然滑稽喜譴玩。屢以犯人。熙寧中爲開封府試官。出臨以教思無窮論。舉人上請曰。此卦大象如何。劉曰。要見大象。當詣南御苑也。又有請曰。至於八月有凶。何也。答曰。九月固有凶矣。蓋南苑象馴象。而勝帖之出。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。馬嘿爲臺官。彈奏攽輕薄不當。置在文館。攽聞而歎曰。旣爲馬嘿。豈合驢鳴。呂嘉問提舉市易務。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。王荊公憾黨人之說。反以罪三司。曾旣隔下朝。請而嘉問治事如故。攽聞而歎曰。豈意曾子避席。望之儼然乎。望之嘉問字也。

李觀

尙書郎李觀。自言爲進士時。往遊南岳。道過潭州聖旗亭。買酒。忽有一人荷竹盃。持釘校之具。徑至觀。觀曰。聞君將之南岳。頗識養素先生。藍方否。觀曰。固將往見之。其人曰。奉煩寄聲。云劉處士奉問先生。十月懷胎如何。

出得言訖徑出不顧。觀至南岳訪方具道其語。方怒然驚異。因問曰。其人眉間得無有白誌乎。觀曰。然。方大驚歎曰。吾不遇是人。命也。此所謂劉海蟾者也。吾養聖胎已成。患無術以出之。念非斯人。不足以成吾道。今聲聞相通。而不得接。吾之道不成矣。觀急回訪於潭州。已亡所在。是年方卒。

種世衡

元昊分山界戰士爲二箱。命兩將統之。剛浪陵統明堂左箱。野利遇乞統天都右箱。二將能用兵。山界人戶善戰。中間劉平石元孫元任福葛懷敏之敗。皆二將之謀也。慶曆中。種世衡守青澗城。謀用間以離之。有悟空寺僧光信者。落魄耽酒。邊人謂之王和尚。多往來蕃部中。世衡嘗厚給酒肉。善遇之。一日語信曰。我有書答野利相公。若爲我賫之。卽以書授信。臨發復召飲之。酒而謂曰。塞外苦寒。吾爲若納一襖。可衣之以行。回日當復以歸我。信始及山界。卽爲邏兵所擒。及得賫書。以見元昊。元昊發其書。卽尋常寒暄之間。元昊疑之。遂縛信拷掠千餘。至脇以兵刃。信終言無他。元昊益疑。顧見信所衣

之襖。甚新潔。立命焚拆。卽中得與遇乞之書。其言前承書有歸投之約。尋聞朝廷及云。只候信回得報。當如期舉兵入界。惟盡以一箱人馬爲內應。儻獲元昊。朝廷當以靖難軍節度使。西平王奉賞。元昊大怒。自此奪乞之兵。旣又殺之。遇乞死。山界無良將統領。不復有侵掠之患。而邊陲亦少安矣。洎西戎入貢。信得歸。改名嵩。仕終左藏庫副使。

楊安國

楊安國。膠東經生也。累官至天章閣侍講。其爲人沽激矯僞。言行鄙朴。動有可笑。每進講。則雜以俚下鄙市之語。自辰坐至侍臣中。官見其舉止。已先發笑。一日侍仁宗講。至一簞食一瓢飲。安國操東音曰。顏回甚窮。但有一籩粟米飯。一葫蘆漿水。又講自行束修以上。吾未嘗無誨焉。安國遽啓曰。官家昔孔子教人也。須要錢。仁宗哂之。翌日。遍賜講官。皆懇辭不拜。唯安國受之而已。時又有彭乘爲翰林學士。文章誥命。尤爲可笑。有邊帥乞朝覲。仁宗許其候秋涼卽途乘爲批答之詔曰。當俟蕭蕭之候。爰堪靡靡之行。田况之成都府會西蜀荒歉。饑

民流離。况始入劍門。卽發倉賑濟。既而上表待罪。乘又當批答。曰才度巖巖之險。便興惻惻之情。王琪情滑稽。多所侮誚。及乘死也。琪爲挽詞。有最是蕭蕭句。無人繼後風。蓋謂是耳。

許將

許將坐太學獄。下御史臺禁錮。僅一月。日洎伏罪。臺吏告曰。內翰今晚當出矣。許曰。審如是。當爲白中丞。俾告本家取馬也。至晚欲放中丞蔡確曰。案中尙有一節未完。須再供答。及對畢。開門已及三更已後。而從人謂許未出人馬。却還矣。許坐於臺門。不能進退。適有邏卒過前。遂呼告之曰。我臺中放出官員也。病不能行。可煩爲於市橋賃一馬。邏卒憐之。與呼一馬至。遂跨而行。是時許初罷。判開封府稅。居於甜水巷。馭者懼逼夜禁。急鞭馬躍。許失綏墜地。腰膝盡傷。馭者扶之於鞍。又疾驅而去。至則宅門已閉。許下馬坐於砌上。俾馭者扣門。久之無應者。馭者曰。願將主名以呼之。許曰。但云內翰已歸可也。馭者方知其爲判官許內翰。且懼獲墜馬之罪。遽策而走。許以墜傷。氣息不屬。不能起。以扣門。又無力呼。

叫。是時十月。京師已寒。地坐至曉。迨宅門開。始得入。

曹翰

曹翰以罪謫爲汝州副使。凡數年。一日有內侍使京西。朝辭曰。太宗密諭之曰。卿至汝州。當一訪曹翰。觀其良苦。然慎勿泄我意也。內侍如旨。往見。因序其遷謫之久。翰泣曰。罪犯深重。感聖恩不殺。死無以報。敢懇苦耶。但以口衆食貧。不能度日。幸內侍哀憐。欲以故衣質十千。以繼飯粥可乎。內侍曰。太尉有所須。敢不應命。何煩質也。翰固不可。於是封裏一複。以授內侍收複。以十千答之。洎回奏。翰語及言質衣事。太宗命取其複。開視之。乃一大幅畫障。題曰。下江南圖。太宗惻然念其功。卽日有旨。詔赴闕。稍復金吾將軍。蓋江南之役。翰爲先鋒也。

陸東

有朝士陸東。通判蘇州。而權州事。因斷流罪。命黥其面。曰。特刺配某州牢城。黥畢。幕中相與白曰。凡言特者。罪不至是。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。今此人應配矣。又特者。非有司所得行。東大恐。卽改特刺字。爲準條字。再黥之。頗爲人所笑。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。石參政聞之曰。

吾知其人矣。得非權蘇州日。於人面上起草者乎。

陸經

陸經。慶曆中爲館職。一日飲於相國寺僧祕演房。語笑方洽。有一人箕踞於旁。睥睨經曰。禍作矣。僅在頃刻。能復飲乎。陸大怒。欲捕之。爲祕演勸免。而止。薄暮飲罷。上馬而追。牒已俟於門。陸惶懼不知所爲。復見箕踞者。行且笑曰。無苦。終復故物。旣而陸得罪斥廢累年。嘉祐初。乃復館職。

王荆公閒居

王荆公再罷政。以使相判金陵。到任。卽納節讓同平章事。懇請賜允。改左僕射。未幾。又求宮觀。累表得會靈觀。使築第於南門外七里。去蔣山亦七里。平日乘一驢。從數僮遊諸山寺。欲入城。則乘小舫。泛潮溝以行。蓋未嘗乘馬與肩輿也。所居之地。四無人家。其宅僅蔽風雨。又不設垣牆。望之若逆旅之舍。有勸築垣。輒不答。元豐末。荆公被疾。奏捨此宅爲寺。有旨賜名報寧。旣而荆公疾愈。稅城中屋以居。竟不復造宅。

徐二公

秦州徐二公者。異人也。無家。無子孫親屬。亦不知其何許人。日持一簪。以掃神祠佛殿。未嘗與人言。有問。則不對而走。忽發一言。則應禍福。呂參政惠卿旣除喪。將赴闕。便道訪二公。拜而問之。二公驚走。呂追之。忽回顧曰。善守。呂再拜而去。意謂俾其善守富貴也。及還朝。除知建州。徐禧沈括新敗。懇辭不行。又乞與兩府同上殿。神宗怒。落資政殿學士。知單州。卽善守之應也。

皇甫泌

皇甫泌。向敏中之壻也。少年縱逸。多外寵。往往涉旬不歸。敏中方秉政。每優容之。而其女抱病甚篤。敏中妻深以爲憂。且有恚怒之詞。敏中不得已。具劄子乞與泌離壻。一日奏事畢。方欲開陳。眞宗聖體似不和。遽離宸坐。敏中迎前奏曰。臣有女壻皇甫泌。語方至此。眞宗連應曰。甚好甚好。會得已還內矣。敏中詞不及畢。下殿不覺拭淚。蓋莫知聖意如何。已而傳詔中書。皇甫泌特轉兩官。敏中茫然自失。欲翊日奏論。是夕女死。竟不能辨直其事。

王達周師厚

永州有何氏女。幼遇異人與桃食之。遂不饑無漏。自是能逆知禍福。鄉人神之。爲構樓以居。世謂之何仙姑。士大夫之好奇者。多謁之以問休咎。王達爲湖北運使。巡至永州。召於舟中。留數日。是時魏綰知潭州。與達不叶。因奏達在永州。取無夫婦人何何。於舟中止宿。又有周師厚者。爲湖北路提舉。常平人。或呼爲夢見公。蓋以其姓周也。蒲宗孟爲湖北察訪。因奏師厚昏不曉事。致吏民呼爲夢公。二人者皆以此罷去。蓋疑似易乘。使朝廷致惑也。

孫秀才

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。有孫秀才者。索遊上謁。文正贈錢一千。明年孫生復道睢陽。謁文正。又贈十千。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。孫秀才戚然動色曰。老母無以養。若日得百錢。則甘旨足矣。文正曰。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。二年僕僕所得幾何。而廢學多矣。吾今補子爲學職。月可得三千。以供養。子能安於爲學乎。孫生再拜大喜。於是授以春秋。而孫生篤學。不舍晝夜。行復修謹。文正甚愛之。明年文正去睢陽。孫亦辭歸。後十年。聞泰山下有孫

明復先生。以春秋教授學者。道德高邁。朝廷召至太學。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。文正嘆曰。貧之爲累亦大矣。儻因循索米至老。則雖人才如孫明復者。猶將汨沒而不見也。

曹武穆

祖宗朝。兩府名臣。雖在外鎮。亦以位勢自高。雖省府判官出按事。至其所部。亦絕燕飲之禮。蓋當時風尚如是。武穆曹公瑋。以宣徽南院判定州。王禕自司判官。計置河北軍糧。至定武。穆一見。接之加禮。往往親自伴食。然酒止五行。蓋已爲殊待矣。一日語禕曰。獬豸自保。歡好可百年無事。吾聞李德明有子元昊者。桀黠多謀。能得士。吾密令畫史圖其狀。觀之。信英物也。異日德明死。此子嗣事。必爲西邊之患。料此事不出十年。君必當此變。勉之。勉之。禕莫測其言。後十餘年。元昊叛。西陲大擾。王禕果當此時爲樞密使。處置失宜。罷知西京。禕嘗爲親僚言之。深歎武穆之明識也。

密翁翁

邊人傳誦一詩云。昨夜陰山吼賊風。帳中驚起紫髯翁。